

《七札》：编了十五年的书

汪家明

《七札》终于出书了。这么一本小书，写了二十多年，编了十五年，做了二十个月。一个做出版的，一辈子不一定能碰上一本做十多年的书。所以，这本书对作者冷冰川重要，对作为编辑的我也很重要。

冷冰川早年是画画的，也是写诗的。那时候不会写诗的画家不多，就像我们古代的画家，其实都是文人，如王维、苏轼，所以又叫文人画。可惜这个传统现在丢失了。这本书的第二札《那些在荷兰将死的日子》，很能看出冷冰川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。他的诗有种独特的美，也可称为凄美，比如：“鸟声瘦成的一条小径里，春天长长落日脚的齿痕，咬过小操场后边的无名草花，至今不知道它的名字”。再如：“夏夜慵懒的虫鸣贴着白云”。他说过：“深谙诗，才能深究其他。”

十五年前的一次见面，我跟冷冰川说，你的文字很好，你应当写作。如果你多写一些，我给你编一本纯文字的书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，就是因为我从他的文字中，感受到浓郁而又和别人不一样的诗意。为什么这么痛快答应，很可能冷冰川心里仍有一个文学梦。

我和三联书店有缘。1993年成立山东画报出版社时，就是照着三联去做的，想方设法与三联人交朋友。所以，冷冰川的《闲花房》一出版，我就拿到了，非常喜欢（我本来就爱版画），复印放大了许多幅镶在镜框里挂起来，还送给一些作家朋友。2002年我到三联书店工作，见到冷冰川，立刻成为好友，并且与祝勇和浩尘合作，以他的刻墨为由头出了两本书（做出版有个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喜欢谁的书，就能亲自做一本这个谁的书，做得符合自己心意）。其中祝勇撰文那本《最后的罍粟》的跋文，是冷冰川写的，其中有这样的文字：

几年前，当我和祝勇在某个无不良印记的春夜里聊到这本“情色”读本的时候，我就猜到祝勇无论怎样用他的力量，都写不到那个流水落花的地方。果然，祝勇只写到了他的持诗就“不爱真理”了……

我的作品细节结实、繁复，含有轻微的催眠成分——但它的抚慰是真诚的，只使人麻醉，没有毒害。其实我与画中的儿儿都没有什么享乐，“我”和“她”只是展示一种对自由的个人化的造型，一种素朴的性命的滋味，一种不过是“人”性情中的即兴之作。但它的妙处，在于这种不着边际的对自由和情色的心花绽放的机锋唱答……

像深深地在我们心里埋下的诗句。埋下了，就是栽种的意思。

这样发自内心的诗性，而且不乏小小的幽默，其驾驭文字的能力是一目了然的。我几次在参加冷冰川画展发布会时鼓吹冰川有文字才能，可是没人当回事。大家关心的只是他的画。他的文字一直是他的画的陪衬。为了更正这一点，这本《七札》里原本没有画。现在每札前面的简笔画，是设计师强烈要求，冷冰川专门为这本书画的。

说到文字，冷冰川喜欢用一些特别的字词。编辑过程中，与校对和质检部门打了招呼，请他们别按所谓文字规范改动那些看上去生涩的语句。比如“不着边际的对自由和情色的心花绽放的机锋唱答”；比如写张汀先生那篇《山里的冬日》：“渐渐地两人靠近着悠曼着说着过去——“悠曼着”；在荷兰“通夜的听雪松的鲛直风景”——“通夜”“鲛直风景”；“平安的心忽然乱将，总在幸福的时候感到特别悲伤”——“乱将”；创作的“初构乱思时，我百有禁忌，只观天真”——“初构乱思”……书中有许多生僻的词：“龇吐”“寻叫”“醒亮”“忧乱”“蚀朽”……这些词在电脑上打字不会自动跳出连接来，因为电脑的语词库里没有。有时并非生僻词，而是用法生涩：“我常故意在相当关键的地方儿戏一下，特别是对待古典传统时，故意突兀、便宜一下”中的“便宜”；“我也曾成熟过，深沉又美丽，但从来没有及时过”中的“及时”；“每天在工作室劳作，收工后连个说话的气力、另念也没有”中的“另念”；“喜欢你尘埃里开出的

欢喜；一万里长空，二万里山河，三万里你和我”；“古琴深美的瑕疵，声音的固执”——“声音的固执”，这个词写得真好！最可贵的是，他不是故意要这么写，而是他的本性如此，不这样写，就无法表达他的心意，就写不下去，拿不出手。现在有些作家，善玩文字技巧，也漂亮，也别致，但并非出于本心，不是出于真诚。冷冰川绝不属于这一种。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。他曾明确说：“我一直想象文无定体、画无定法、不拘一格的好。”他的文字和他的画，都是一样的“别扭”，像是别着一股劲儿，让人不能一目了然，非要停下来想一想、咂摸咂摸才行。我觉得，他的文字比他的画还要涩，还要愣。

画家或会画画的作家的文字也是《七札》的一个特点。画家在写文字时心里有形象，所以自然而然地含有诗意和画意，尤其讲求细微处的精准、整体上的别致。我的阅读经验，跨行艺术家作品往往有异趣，如徐渭、舍普琴科、齐白石、竹久梦二、丰子恺、汪曾祺。

编了十五年的书是怎么编出来的？其实这只能算是一个噱头。一开始是，听了我的建议之后，冷冰川把他2003年前写的文字都发给我，我看完觉得好，只是字数太少，编不成一本书，请他再写。他很认真，经常是在语言不通的巴塞罗那的家里，做饭和画画之余，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记下点点滴滴，然后发给我。我在电脑上建了一个“冷冰川文字”文件夹，起初把稍长一点的和短句分开存，时间久了，就按年存起来。每次接到新稿，把文字粗粗整理一遍。经常有重复的，有的只有一个字不同，我就选一个，删去一个（选得对否，冰川并不知道）。那时他还不会电脑，不会发手机

短信，都是他太太根据手稿打字发给我。其间有些文字在他的画册上也有，也是从我这儿拷给他的。准确地说，我十多年来做的不是编辑，而是秘书……怎么也想不到这事儿足足做了十五年！

这不仅是出版生涯中编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，也是最难编的一本书。作者高度信任，而且不厌其烦配合，但除了七八篇稍长的文字外，都是短句，多达几千条。他想起就写，我按年存放，内容和性质毫无头绪。总不能一股脑选出一些“金句”就印出来吧。一本书总需要一个结构，一种节奏，不然读者没法接受，出版社这关也过不了。我的办法是打开一年一年的文件夹，一条条过；先按内容分几个筐，大致属于哪个筐的就扔进哪个筐。分几筐开始也没谱，最后理出七筐，就是现在的七札。前三札是冰川的夫子自道，纯主观；后三札是比较客观的口气谈艺术和创作（其实也很主观），中间一札则是格言——每段只有一句；每一札又根据同一主题不同方向分为几章，每章收入若干条，每条编号。总之，我认为每一条都重要，都有单独存在的必要，所以要给它们安个名号。为何叫“七札”，是因为在捋的过程中，把一句一句、一页一页短句像扎辫子似的，用不同颜色的头绳扎起来；又像收割后的麦穗，一札一札捆起来立在田野上。不过，当我在一个盛夏的黄昏，劳作初成，往细里打理那一札札文句时，竟忽发奇想，写下了下面的文字：

这里的七札二十二章八百八十五节短句和短文，外加七札之外的几篇文章，是冷冰川二十多年间陆续笔记下来的。它是什么？一部文艺论？一通宣言？一本散文诗？或是一束格言？难以结论。我宁可把它看作闪电——

频繁的、炫目的、形状万变的闪电。

……自然界的闪电，我们见得多了；人类精神的闪电，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也频频发生。但在当今这个非精神主导的时代，一位艺术家高频率聚集、紧张、刺激、闪光，循环往复，竟不能止，是否算得上一种奇迹？

不是每一次闪电都能造就倾盆大雨，也不必在意。稍纵即逝的闪电，哪怕万分微弱，也曾划破了一点黑暗。这就够了。何况这里聚集了八百八十五次闪电呢？

《七札》就是这么出来的。知道了这一点，也就知道了这本书的读法——随便翻开哪一页读下去就行。七札其实就是一札，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。我认为这是冷冰川十分宝贵的一面——纯粹、素朴的创作态度、艺术思想几十年一以贯之，在如此混乱动荡的艺术环境里，没有被腐蚀，没有取巧，也没有投降和软弱。《七札》可以看作面对艺术界多年乱象的“固执的声音”，是重述被遗忘的艺术观的鲜明之作，是一本“及时”的或亡羊补牢的书（虽然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“及时”过）。这本书的关键词可以列出一个军团的阵容：

素朴、天真、真诚、本色、痴心、意外、陌生、即兴、不成熟、不完美、偏执、差异、谬误、简纯、残缺……

就从这些关键词入手来思考冷冰川，思考当下的艺术界吧！尤其是思考这些语词背后的东西。冷冰川不是说过吗：深刻的体验都抽于言辞；不论何时，真正想说出的东西总是无法用言语表达。

2019年10月末



冷冰川 版画作品

笔会

谈艺录

《繁花》中的“纸筋灰”

褚半农

金宇澄著长篇小说《繁花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）中使用的上海方言，很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如绒线、打相打等；也有不少可能是读者不熟悉的，如我要讲的这个方言词，在《繁花》中只出现了一次，读者也许印象不深，甚至没有留下印象，也可能因对词义不熟悉而忽略了它。这个方言词就是“纸筋灰”，出现在“第拾壹章·壹”中，原文是：此种房型，上海人称“两万户”，大名鼎鼎，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，沪东沪西建造约二万间，两层砖木结构……楼上杉木地板，楼下水门汀地

坪，内墙泥草打底，罩薄薄一层纸筋灰。（第137页）过去建造房子，墙壁和壁脚外面粉刷，先要“刮糙”，用砂浆一类的东西，将墙面大致刮平，然后再用石灰粉刷，也就是《繁花》中说的罩“一层纸筋灰”。纸筋灰是用石灰搅成，先要将块状生石灰放入水中，让其化开，再加入“纸筋”拌和后成“纸筋灰”，也叫“纸筋石灰”。纸筋可直接买捆扎好的粗纤维，农村人将乱稻草用机器打烂后作纸筋，效果更佳。石灰加了纸筋，粉刷后可增加附着力且防开裂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

前，凡造房全用纸筋灰，我的方言资料库中收集有不少书证，限于篇幅，本文仅提供一例1940年代的：“倘然庙堂造不起，做做小工不要紧，挑石灰来打纸筋，庙前庙后拔草根。”（《传统剧目汇编·庵堂相会》锡剧第一集）现在造房“刮糙”后，粉刷用的不是石灰，而是腻子粉了，纸筋灰从公众视野消失，“纸筋灰”这个词开始变得非常陌生了，这很有条我最新看到的书证，作者应该是个年轻人：梁上面是二楼的地板，泥埂条用

中国的读者对于德国文化有天然的好感，但那多集中于哲学界和思想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记住的德国的哲学家的名字较多，所知道的德国文学还限于诗歌作品，对于小说家了解得有限。但自从看到黑塞的作品，对于那文本内流淌的情思大为敬佩，诸多小说的内蕴，不亚于尼采的辞章。于是心里想，原来德国的文学与哲学一样，有养人心目的地方。当年读到黑塞的书，像是被引进一块高地，他的诗与小说，有着常志里的非常之音，司空见惯的世界变成陌生化的存在，不妨说也有康德以来的哲学的力量。

我几次去德国，对于该国文化略有一点感性的认识，但所得均为皮毛。不过在德国友人的交流里，感受到那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国度，许多历史遗产暗示着以往的思想之迹，它们对于世界的影响，实在是大的。中国的许多作家和学者从德国盗来火种，在寂寞的土地燃出光明。相关的故事，一时是说不完的。

中国的黑塞迷很多，说起来有诸多有趣的话题。友人李世琦所写的《黑塞传》，便有着对于异国智者的敬意之情。他在大量的资料里发现了黑塞的精神轨迹，对于其思想、创作进行了多维的打量。对于我这样的读者而言，全书像一个导游，引路于崎岖的苦难，百转千回里，与闪电般的灵感一次次相逢。俯仰之际，神意种种；往回之间，奇思多多。重要的是我们从那精神之旅看到了文学的本来意义，那就是以敏锐之笔，探入人的意识的幽深之所，我们由此看到“美和魔力的梦幻”。

好的书写者从来不是在前人的文字面前亦步亦趋前行的，他们总有不满足于世间的思想在流淌，将闭锁的精神之门打开，告诉我们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存在着。黑塞的创作不仅仅在疗救自己早年的创伤，也在诊断着西方文明里的痼疾。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日子，他的思想照亮了沉沦之国的暗区，以强大的精神之力抵抗着灰色的存在。在艺术都被单色调涂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讨厌伟大的简化者，我热爱质感感，不可模仿的技艺和独一无二感。”而他的作品便有着非同质化的鲜活之音，在时空里久久回旋着。

“独一无二感”，包含着创造性的愉悦。我自己阅读黑塞的作品，常常想起尼采的超然之思。他们都是世俗世界的非合作者，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选择差异，而是对于人的思维盲区的挑战。当资本主义扭曲着身体跌入深渊的时候，我们的作家们及早提示了那悲剧的可能。而且他们往往在词语与逻辑里避开了历史的惯性，在逆流而上中，觅出别一思想之途。在德语作家中，这样的人很多，荷尔德林、里尔克都奉献过非凡的辞章。黑塞和他们一样，在文字里，同样克服了自己的时代。

看到域外的作家如何面对自己和周围的问题，对于我们国人都是种刺激。在儒家传统深厚的国度，读书人不易像黑塞那样选择自己的道路。德国自有德国自己的难题，他们处理难题的方式有一点勇猛，文字后不免带有孤独性。黑塞的孤独使自己与世俗隔离开来，也因此看清了世间的面目。他的笔调打动了我们，不是口号和简单的理念，而是对于生命的复杂的理解。文学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打通进入世界的方式，作家由此要做出自我的牺牲。黑塞对于同化艺术家的思维深恶痛绝，他在写作里总给我们惊异的画面，那些映出了世间被遮蔽的存在，镜子一般照亮了陌生的自我。作家就是这样一类人，他们在世人没有感觉的地带，唤出读者的内觉，忽地瞭望到未见之景，原来人间竟有这样的存在。这种提示的作用，在那些说教的文本里，反而被遗漏掉了。

自晚清开始，几代人都在学习西方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，一些作家身上流淌着域外文学的血脉。即以所模仿过的德语作家为例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曾以两个灵魂的搏斗展开人类生活的寓言，其间的哲学、神学、神话学、音乐等元素，暗含于词语的时候，精神空间忽的变大了。这种精神的大，让中国的读者感叹创造的快慰。而里尔克在寂寞里拉开的夜幕，露出天际间无数星光。瞬间是无穷远方的神秘的显现，我们由此知道探求的路是没有止境的。在广大的天地间，人弱小得乃是沧海一粟，跨越这种渺小，唯有精神创造中的逐日之旅。海德格尔讨论荷尔德林和尼采等人的写作时，感兴趣的是“把我们的思想转向完全不同的区域、尺度和方式”。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价值，是具有扭转时风的力量。这力量不是靠权力而获得的，相反凭借的是一种智慧，一种思想的自我的燃烧。但他们并非与人间隔绝的怪人，而是深深爱着人间的启示者。文学的力量也就是启示的力量。

我在关于黑塞的材料里，发现了许多过去鲜知的内容，有许多都出人意外。比如他与中国文化的奇妙的连接，对于其写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黑塞对于中国古代的老子、孔子、庄子等人的理解，哪些地方刺激了其思想的生长，哪些被衔接语言的魔言，都是可以深谈的话题。西方人看中国的国故，与我们瞻望古希腊的经典，情感是有所区别的。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女人那里，东方的思想不过稀奇之所，满足了许多人的好奇心。但黑塞似乎不是这样，他的视野与同代人有不同的所在，故精神是超然的地方居多，又有对于西方中心的思想的偏离。这与尼采欣赏佛陀的思想一样，在强大的西方精神的惯性里，他的无畏的选择，有着精神的伟力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无论是西方批评界还是中国批评界，流行的都是对于文本的注释后的心得一类的写作，但是面对那些天才文本，批评的话语往往失效。阅读黑塞，惊叹之余会觉出概念的苍白，我们实在不易以简单的话语描绘这样的作家。他于枯寂里吹出了先前没有的艺术之风，那些缠绕我们世界的雾霾也因之溃散。想一想百年来人类苦苦寻觅精神之路，坠入陷阱者何其之多。但是像黑塞这样的清醒的作家，却远离了奴役之路。思想者不都是从世俗里走出来的，往往是在时风的逆向里，激活了传统有意义的部分。对于习惯于在情性里思维的人而言，如何跳出已有的定势，以超凡的眼光重审世界，那该是应去尝试的选择。

2019年9月1日于新龙域

「独一无二感」

孙郁

“文汇报” 微信二维码